

歷史大家談：

黨外元老高玉樹眼中的蔣介石

●熊丸壯（彩色圖照刊第九頁）

被李敖稱為最聰明女人的陳文茜說：在台灣，蔣介石已是一段上古史，那些過去，由史學家們論斷吧。沒有多少人真正懂蔣介石，只不過是被拿來炒作而已。

政論家趙少康說好像罵罵蔣介石，台灣經濟就會好起來。

陳水扁說八年不夠，二〇〇八年後還要八年才能做事，聽了真要把人嚇死。

二〇〇四年他就說四年不夠，要再四年完成他的改革大業，不管他用什麼手段，又得到四年的時間，結果他做了什麼偉大的事情呢？只會改機

場、郵局的名，再製造一個蔣介石做鬥爭對象。

因為雷震事件，國史館訪談高玉樹。我們來看看高玉樹對蔣介石的評語：

老實說，如果沒有蔣介石暗中支持我，我也沒有辦法做這麼多的事。老總統看到我如此拼命地在做事，所以常常召見我；也就是因為他時常召見我，國民黨的有心人士才不敢過分打壓我。是故，從某一方面來說，老總統也可說是我的恩人。對蔣介石而言，不管你是不是國民黨員，只要是拼命做事的人，都會受到他的器重。

高玉樹（一九一三年九月三日—二〇〇五年六月十五日）台北人，曾任台北市市長。

一九六〇年與李萬居、雷震組中國民主黨，於雷案發生前後被控侵佔罪，為黨外運動之先鋒。於李登輝、陳水扁兩位總統執政時被聘為總統府資政。

以下是節錄部分國史館訪談高玉樹的內容，時間：二〇〇二年一月五日，地點：臺北市高玉樹宅：由卓遵宏、許瑞浩、陳世宏三人所作的訪問。

雷震籌組中國民主黨始末

時代背景

大陸淪陷後，老總統領導的國民黨政權來到台灣，美國不再理會台灣的事，國民黨政權岌岌可危。原本，美國在戰後派遣馬歇爾赴中國大陸，調解國共鬥爭。據說馬歇爾提出的方案是：國民黨佔八位，共產黨七位，無黨派則有一位，合組一個統治委員會，共同治理中國大陸。因為當時共產黨的勢力已經崛起，不容忽視，但老總統卻不接受這個方案。既然不接受，馬歇爾也就不願再多管事了，因此國民黨才被共產黨趕到台灣。

國民黨政權撤退到台灣之後，美國政府還是很講情義的，繼續勸說蔣介石老總統，不要再自認是全中國的老闆，謙謙虛虛地只做台灣的國家領袖就好了。老總統十分不高興，拒絕接受，甚至連駐美大使葉公超返國述職，都不讓他再回美國。

（這一段是高玉樹腦筋跳錯線，把一九六一年召回葉公超的事，搬到

一九五〇年。反正高玉樹認為蔣介石又驕傲起來。）

在那種環境下，吳國楨催眠式地向老總統反覆表示，他有因應之道，不過必須採納他提議，就是在台灣實行民主政治，以爭取美國輿論的支持。雖然吳國楨多少有一點吹牛，但還是有一些理念，總是比沒有辦法好。老總統別無良策，只好接受吳國楨的意見，並重用他。所以，台灣開始在全省二十一個縣市，實施縣市長民選；吳國楨則擔任省主席，那時省主席的權力比行政院長還大。吳國楨打算以二十一個縣市長選舉做為台灣實行民主政治的肇端，向全世界，最主要的是向美國宣示，台灣是一個民主國家，應該多多給予支持。想不到不久之後，韓戰爆發（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）了，美國馬上命令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防禦（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七日）。老總統又驕傲起來了，摒退吳國楨，於是雷震才繼之而起。雷

震深受胡適的影響，胡適在大陸時，即已主張學習美國，實行多黨政治，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。

雷震被捕與組黨失敗

「中國民主黨」組黨失敗，並不是由於本身的因素，而是因為國民黨統治台灣的秘密原則，亦即台灣人民倘若是一個人出頭則無妨，但是絕對不能產生組織的力量。如果台灣人民以工會、農會、商會等團體為基盤，來推動組織的力量，發展到最後，恐怕國民黨政權在台灣會沒有立足之地。

其實，中國歷史上沒有一個朝代是講民主的，統治者都是實行強權統治，蔣介石也是抱持著同樣的想法，所以才會引起人民的反感。在中國大陸，人民的反感起不了任何作用，大家只好一直忍耐下去，每一個朝代都是如此。但是國民黨到了台灣，最起碼也得表演某種程度的民主，給國際社會看。

強權政治倘若無法完全控制人民的思想，就會出現反對黨，現在的民進黨也是這樣崛起的。當時國民黨就認為，不將這些籌組反對黨的人打壓下去，將來一定會產生更大的麻煩。後來雷震遭人檢舉、逮捕（一九六〇年九月四日），李萬居也臥病在床，我一個人勢單力孤，所以只好放棄了。「中國民主黨」的組黨運動，就此中斷。

雷震被抓後，我在兩星期內，連續收到四張法院的傳票，上面都註明一些不三不四、子虛烏有的理由，我知道這是當局存心打壓我，所以沒有出庭應訊。一些報紙就以什麼「司法的尊嚴」來做文章攻訐我，然而當時的外國通訊社，如UP（合眾國際社）、AP（美聯社）和法新社等，都和我交情很好，對我很有感情，我一舉一動他們都會馬上發布消息。這對國民黨產生了制衡作用，所以國民黨最後也是不了了之。

回想民國四十三年當選台北市長時，我四十二歲，既沒有從政經驗，也不曾批過公文，就糊里糊塗地當上市長。當選的那天晚上，我輾轉難眠，傷透腦筋，因為當選是一回事，而實際上任施政又是另外一回事。最後我也豁出去了，由於國民黨一向都是話說得多，事做得少，我就打算拼命做事給大家看，能做就做，做不下去就算了。就是抱持這種想法，我才在市長任內做了不少事。

例如，台北市中心的幾條大馬路，除了一、兩條是後來林洋港在市長任內開闢的之外，其餘都是我開的。在當時，開馬路是一樁相當麻煩的事，因為許多隨政府來台的人，就將違章建築蓋在預定的道路中間。例如羅斯福路的第一條馬路就是我開通的，之前有一千六百多間違建蓋在道路中間，很難處理，不過最後都順利解決了。那些違建戶大多是隨政府遷台的上海碼頭工人，每星期都會跑來市政

府大吵大鬧，我也只有忍耐，一一和他們溝通，挨家挨戶去交涉，並對房屋被拆除的家庭，加以補償、安置。

我前後擔任十一年的台北市長，在任內拼命做事，所以國民黨也無法找我的麻煩。老實說，如果沒有蔣介石暗中支持我，我也沒有辦法做這麼多的事。老總統看到我如此拼命地在做事，所以常常召見我；也就是因為他時常召見我，國民黨的有心人士才不敢過分打壓我。是故，從某一方面來說，老總統也可說是我的恩人。對蔣介石而言，不管你是不是國民黨員，只要是拼命做事的人，都會受到他的器重。

當時並沒有人要求我一定得拼命做事，但我還是如此做，所以我這一生能夠安然地活到現在。

我拼命地在做事，是大家有目共睹的，例如羅斯福路開好了，沿路的民眾都看得見，知道這位市長有在做事。後來我們又陸續開通了南京東路

、新生北路等大馬路，頗獲市民的好評，使得國民黨也不敢不重視我的政績。

從蔣介石敦請自由主義大師胡適由美返國，一九五八年四月十日，胡適就任中研院院長。

當時有一張很有歷史性的照片：胡適翹個二郎腿，笑的那麼自在，你認為蔣介石的威權統治，威權到那種程度？

由一九六五年，黑人由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恩帶頭，在阿拉巴馬州大遊行，警察用催淚瓦斯棍棒對付，造成流血衝突就可看出，在一九六〇年代（在雷震事件之後），美國警察是如何對付黑人。

一九六八年，美國通過民權法案，黑人才有投票權，亞洲人包括華裔，沾了黑人流血的光，也才有投票權。

一九七一年，聯邦調查局局長胡佛嚴格監視並起訴一大堆黑人民權運動領袖。

我們再來看看婦女的投票權：

美國一九二〇年

英國一九二八年

法國一九四四年

義大利一九四五年

瑞士一九七一年

親愛的讀者們，在風光明媚觀光

勝地的瑞士，在一九七一年之前婦女是沒有參政權的。婦女只能在廚房裡燒飯在家裡帶小孩的。你如果用這個觀點來看台灣的人權，你作何感想。

一位發言人的自述

郭雍著·定價新台幣三百元正

獨家揭露中油數十年來的故事，
以發言人的角度，
剖析波灣戰爭的石油危機，
更是深入探討石油工業，
不可或缺的第一手報導。

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帳戶